

回憶

南方壺

過去的事不全然是好的。很多時候當事情告一段落，包括一場激烈的比賽結束，不論輸贏那方，或卸任某職務者，不管是自願下台，或被迫者，常會說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”(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)，這是出自新約聖經提摩太後書第四章。羅素克洛(Russell Crowe)最近有部電影“美好的一年”(A good year)。那一年真那麼美好嗎？選舉落敗，過程中屢遭對手攻擊，抹黑。落選後想想，有這麼多人幫你競選，出錢出力，真令人感激。沒當選，自此海闊天空，人生還是有很多事可做，沒選上可能是福氣呢！於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就自然地吐露出來。我們聚會時常愛唱的那首“萍聚”，其中有句歌詞：

不管以後將如何結束，至少我們曾經擁有過，
也是類似的想法。

人類過去這幾千年戰爭不斷，暴君一個接一個，冤屈也從不停止。周處除了三害，自然大快人心。只是不久新禍害又產生，並不用太驚訝。黃河永不會清，政治上的清明也是奢望。今日如此民主，什麼都能選，選總統，選校長。你以為選票在握就能出頭天？就能當家做主？選前候選人個個低聲下氣，登門求教，爭取為你服務的機會，你被他誠意所感動，相信他的一切承諾，以為他真是如大旱所望之雲霓。

心在南方

只是當選後卻像是換個人。你雖感到遺憾，奇怪自己怎麼看都不像頭家，下回選舉將近，卻又再度燃起希望。

沒有淨土的。而且人生只要夠努力，是可能鵬程萬里，但卻難有一帆風順。世上不如意的事，總是十之八九。

雖然如此，但有人能凡事謝恩，否極泰來，逢凶化吉後，想到的都是泰來，與化吉的喜悅。他們也能接納放下屠刀的人。因此他們的回憶總是美好的，相反的，有些人則盡是些不愉快的事，經常沈浸在悲傷或憤怒中。即使對已成佛的人，他們仍要追究先前那把屠刀的下落，想將佛廟改名，甚至企圖拆掉佛廟。即使這個廟充滿靈性，來這裡的人，心中只有喜樂，他們仍是手握屠刀，聲色俱厲地告訴你廟中是磨刀霍霍聲。

近日，繼二二八，中正紀念堂之後，又有人看三二九青年節不順眼，認為該換一天，因那是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，這些人雖是優秀青年，卻與台灣無關。

我們的國家，現在仍稱中華民國，是在西元 1912 年推翻滿清後建立的，因此黃花崗怎會與我們無關？青年節要換一天，那端午節，中秋節跟台灣也沒有關係，是否也該一併考慮取消？五一勞工節呢？母親節呢？這些節日都來自西方，台灣慶祝什麼呢？民間所拜的各種“神”，如關公及媽祖等，大部分也非本土，還要不要拜呢？大部分的宗教，都不是“台灣人”所創，還能信嗎？還有，我們現在用的文字，語言，...，不能再說了，全去掉後，我們剩下什麼？

美國是個移民的國家，懷念家園，很多地名都取自原居住地(主要是歐洲)。即使他們是受不了原來的國家才離開。要焮這塊新天地命名時，想想還是故鄉好，就叫一樣吧！有時還加個“新”(New)，如 New York。他們倒是自在的很，念故鄉是很正常的，可沒因此罵誰是“統派”。

我們從小被教導要“慎終追遠”，“不可忘本”，“寧可人負我，不可我負人”。爸媽告訴我們“吃人一口，還人一斗”。中學後讀論語，公冶長篇裡有：

子曰：伯夷，叔齊，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

不記掛夙怨，別人對他們的怨恨也就少了。所以我們做人要“不念舊惡”。如今主政者，一直告訴我們過去是多麼糟糕，必須要與過去切割。在他們的回憶中，非但沒有美好的一年，而且還是黑暗的五十五年。眼前這麼多人在過苦日子，不想辦法解決，卻將過去日子中曾有過的惡，不斷地強調放大。

邏輯上，依孔子的思維，我們不確定念舊惡怨是否就多。但怨若多，肯定是念舊惡。這是取得政權者不可不知者。因此，我們還是讓回憶美好些吧！(96.04.01)